

权 利 声 明

对 从 博 库 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 的商标。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 录.....	2

现场逃逸

一

林则走出楼门大约十米左右，突然想，是不是忘记锁门了？

林则很烦恼。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已经有很多次了。林则犹豫着。他想我要不要回去呢？林则知道回去肯定是白跑一趟。但是，林则知道就是这个“但是”折磨着他。如果他不回去，如果他不去证实一下什么，他会惶惶不可终日。

秋天了，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戴上了帽子，女人们头上出现了色彩鲜艳的绸巾。肮脏的天上，有时会飞过大雁。雁阵是林则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林则喜欢清洁，喜欢干净的女人，但是从他身边走过的戴绸巾的女人看上去都很浑浊和肮脏。

“上班去吗？”一个戴绸巾的女人和林则打着招呼。林则认出她是楼上的邻居。这个女人总是喜欢在林则刚刚要睡着的时候在他头上弄出惊天动地的声音。这个女人精力过人，她走路的姿式隐隐约约传达出一种使

人亢奋的暧昧。林则“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了她。她喜欢和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这真奇怪。而且她身上的香味似乎特别地香。

林则下定决心向前走出三米。但他还是站住了。他痛苦地想这不行，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于是林则毅然返回去，爬上了五楼。果然，门锁得好好的，除非用炸药，没有人能打得开。

如果把林则想象成一个富翁那就错了。林则其实是一个穷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偷。林则没有多少现金，没有金银首饰和古董。除了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外，再找不出什么大值钱的东西，而家用电器，据说时下的小偷们已经怕麻烦懒得偷了。

林则还有一些书，大概有一千册左右，当然不是什么善本孤本，都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的那些，小偷们对这一类的书似乎也不感兴趣。

那么，为什么还那么关心锁门不锁门呢？林则一路问着自己。

这天上午林则有四节课，分别给两个班上。两个班

进度不同，林则差点儿搞错，该讲柳青的那个班让他讲成了周立波。当然是他自己发现了这个错误，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立波与他的《暴风骤雨》这几个字，突然觉得下面有一种奇异的安静。他醒悟过来，慌忙拿起黑板刷把那一行心不在焉的罪证抹杀了。

尽管如此，课仍旧上得没精打采。柳青和周立波都不能使学生们激动。再没有什么比面对着一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面孔滔滔不绝而让人可怕的事了。这种时候林则总是有一种冬天的感觉，有一种荒原的感觉。雪埋住了他的双脚，他怎么也迈不动步子怎么也没法儿走出旷野走回有灯光和热茶的家。

他分析着梁生宝的形象。他正对着他的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他看到了红通通一览无余的一个粗俗的地方。他也注意了她的面孔。它很白，但它以下的脖颈却是另一种黑黄的颜色。她的毛衣也很廉价，上面闪烁着一些可疑的金色。

那段日子，在北京，一个叫做“空气补给”的摇滚乐队正在做着他们的访华演出。学生们议论着这件事。但那是一次不成功的表演。预计 1000 元的票价最后卖成

了 15 元。北京的青年很老成很冷漠地对待了“空气补给”。还有那个搔首弄姿的理查德·克莱德曼，他仍旧穿着那身熟悉的蓝西服重返北京，试图再造一次唾手可得的辉煌，但是，这一次，北京成了钢琴王子的滑铁庐。

然而北京热情地欢迎了“布瑞克”爵士乐队，“布瑞克”使北京人如痴如狂地度过了一个节日。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远离北京一千里的本地的小报说，北京成熟了。

所有的人都在成熟。这是不言而喻的。林则望着穿廉价毛衣的女学生，种种迹象表明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处女。

下课后他碰到了才子胡石。胡石从另一个教室里得意非凡地走出来，身后围了一群女学生。

林则站在走廊里等他。林则说，“胡石。”

胡石磨蹭半天才笑着走了过来，说，“总算冲出了重围。”

“中午回家不回？”林则问。

“怎么，你准备请我？”胡石说，“有烟没有？我

的烟忘教研室里了。”

林则知道胡石根本就没有带烟。也许烟就放在他身上却不掏出来。胡石总是这样，喜欢贪小便宜。但你也可以把这看做是不拘一格的才子派头。林则掏出了烟。是一包“红梅”。

胡石很愤怒。胡石说，“怎么？还抽红梅？”

林则深觉惭愧。林则平时的稿费远不及胡石，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林则就是有了稍多的钱又能怎么样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特别是在味觉方面，比如喝茶，他只求浓和酽，他并没有觉得君山银针、雀舌龙井和普通的炒青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现在他不想分解这个。他想抓紧时间和胡石说几句重要的话。虽然他知道在他和胡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关系，就像他和这个城市所有的人一样。但是能够逮住胡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看胡石那么漂亮的衬衫和毛衣就知道他的时间是多么珍贵了。当然这要付出代价。于是，林则干脆地说，“中午我请你喝札皮。”

学校门口有个小饭铺，叫“小有余芳”，门面不大却颇干净整洁。后面，用一块花布帘一挡，就是“雅座”。

胡石和老板娘很熟。和跑堂的小姑娘也很熟。一落座，胡石就说，“来四札青啤。”

“多少钱一札？”林则忙问。

“便宜，八块。”胡石说。

林则在心里算着帐。跑堂的小姑娘已经手捧菜谱站在了他们面前，封锁了林则的退路。林则毫无办法，胡石却说，

“用不着菜谱，你们的菜我心里都有数。来一个硝肉、西芹拼盘，一个白灼虾，清蒸鳊鱼，响油鳝丝，水蛋，再加一个荷兰豆就行了，简简单单，别的不要。”

林则一阵空虚，但他稳住了自己。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飘浮，他困兽犹斗地问道，

“鳊鱼是活的吗？死的我可不要。”

“瞧您怎么说话？”跑堂的小姐笑吟吟望着他，“能拿死的蒙您吗？昨天才从海里打捞上来，空运来的。”

小姐飘然而去许久之后，林则才收拢了他大张的嘴巴。

“什么时候鳊鱼变海鱼了？”他问胡石。

“这都不懂？人都下海了，何况鱼。”胡石笑嘻嘻回答。

他忽然有些意气消沉，倾诉的欲望像落潮的水一样渐渐退却，裸露出百无聊赖的孤寂心境。他看见了那条待宰割的鱼，用网网着，被厨师送到他们面前，验明正身。胡石挑剔着鱼的大小。这个长着女人般鲜红嘴唇的男人，似乎永远有着好兴致，林则不能不承认这可真是个奇迹。

冷盘上来了，啤酒也上来了，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泡沫，泡沫破灭的轻响犹如沙沙的落雪声。这使四周有了片刻的湿润和空静。胡石忽然说，“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林则笑了。这正是他有些喜欢胡石的地方。还有谁能像胡石这样，把赤裸裸的物欲推向这样一个极致、一种境界？物就是他的神。他刻骨铭心地、真实地热爱着，

甚至膜拜着它们：美酒佳肴、豪华汽车，还有漂亮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

“来，干。”林则举起了酒杯。

酒使胡石愈发地手舞足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他最喜欢的啤酒是丹麦的嘉士伯。他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是因为他去过丹麦。几年前作为访问学者胡石曾在丹麦羁留过三个月，但日后他说起丹麦的口气就好像那是一个他住了30年的老家。丹麦将是他一个永恒的一泻千里的话题，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林则心知不妙，他想他花这么多钱可不是为了什么劳什子小人鱼以及北欧风情一类的事情。

但他插不上嘴。他的嘴只能用来喝啤酒。啤酒使他的嘴像花朵般红润，里面滋生着刚刚平息下去此刻又如沉渣泛起的倾诉的欲望。它们在那里不耐烦地敛着红色的翅膀，伺机从囚禁中飞翔。他不由得想起一个电影的名字——《驾机越狱》。

这四个字他说出了声。

“什么？”胡石莫明其妙望着他问。

“没什么。”他回答。突然降临的机会似乎使林则猝不及防，他觉得有点儿指挥不了自己由于过分期待而变得发僵的舌头，“没什么。”他说。

“你得改改这毛病，”胡石严肃地说，“人家正说在兴头上，多不礼貌。”

“是不礼貌，”他回答，“可是胡石，你听说过有种怪病吗？叫——”

“艾滋？”

“不是。”

“那就是淋病、梅毒或者尖锐湿疣。”

“都不是。”

“都不是？哈，那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

“是这样，我认识一个人，他，他总是以为自己忘记了锁门，特讨厌，总是……”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是不停地洗手，一天24小时至少有四小时让他洗手给洗掉了。还认识一个人，这哥们儿更神，他一上街就想捡烟头儿，

捡了烟头就揣兜里，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想捡，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忘记锁门算什么？比在大街上捡烟头可强多了！”

林则觉得异样地口渴，口腔中的异味冲他的鼻子。他“咕咚咕咚”喝下两大口啤酒，“那，那他们怎么办？”他问。

“什么怎么办？捡就捡呗，捡烟头又不犯法，又不是吸毒。”胡石姻熟练地剥着虾壳，手指的姿式流畅而漂亮，“你想想吧，12 亿人口的大国，居然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够恐怖的。这点儿真是没法和发达国家比，就拿丹麦来说吧，仅仅一个哥本哈根，就有几十家心理诊所，这个季节，要是到丹麦去，真是美丽极了，如诗如画……”

又是丹麦！水流千遭归大海，林则感到一阵绝望。

清蒸鳊鱼就是在这时被端上了桌，鱼瞪着眼，张着嘴，仿佛仍旧活着一般。碧绿的葱丝和香菜覆盖着它的身体就像绿色的水草。胡石欢呼一声，一筷子下去，剝出了鱼的眼睛，把它填进嘴里。

“我喜欢吃鱼眼睛。”他说。

现在这条鱼瞎了。林则这样想。胡石欢快勤勉运作着的牙齿坚韧而锋利，可以给任何一种牙膏做广告，它们尽职尽责得简直过分。“笛笛”的声音忽然清脆地响起来，是胡石的呼机。上面显示出这样一行汉字：“是不是准备改邪归正了？”

胡石大乐，他笑得喷饭，他大骂一声，操！一边把呼机举到林则眼前。

“什么意思？”林则傻呆呆地说。

这种反应显然不能使胡石满意。“你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一点儿没有幽默感。”胡石说，“还记得袁子才《辞妓席札》不记得？”

林则摇摇头。

胡石背诵起来，“来书道不赴妓席，疑仆晚年染道学习气，则大不然。仆之不来，正虑逼我走人道学故也。何也？”他卖着关子，问道，“何也？”

“不知道。”林则回答。

“谅你也不知道，”胡石摇头晃脑，仿佛自己就是

那个袁枚似的，“给你上一课，正人君子嘛，正心诚意，假门假式，心里装着道德文章，一不小心失足，偶近妓女，不想就被红颜冶容所感，顿时溃不成军，礼崩乐坏，平生之志道德文章不敌红颜一笑，这样才是人生乐事。可如果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夫子如袁枚者，先存好色之心，兴高采烈而来，来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料一见之下，大失所望，‘被其恶状阻兴’，结果怎么样，逼得你不得不做道学家，眼观口，口观心，终席如对严师，真是苦不堪言。所以，袁子才说，并不是他要做什么颜叔子柳下惠，实在是画舫之游，乐少苦多。懂了吧？借古喻今，非胡石要改邪归正，实在是因为如今世间没有了动人心魄的丽人之故也。”

幸而呼机那一边站着的不是一个“动人心魄的丽人”，得意洋洋的胡石已经把小姐端上来的饭吃到鼻子里去了，若是一个柳如是李香君，恐怕就要出人命。林则看他匆忙慌张的样子，笑着摇头，说：

“看来你大有希望变道学家。”

胡石也笑了，说，“这是你今天说的最聪明的一句话。”

等不及买单，胡石就率先夺门而去，临出门撂下一句话，说，“谅你会心疼，这样吧，你明天晚上到我家来吧，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果然，胡石说对了，那该死的账单上显示的数目是一个让林则这样月薪六七百元的工薪者心惊肉跳气急败坏的数字。

二

午睡起来，马丹就去街口对面的那家小发廊做头发。马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她带去一大堆自己的东西：毛巾、发刷、发卷和洗头液，甚至还有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棉球。

吹风机嗡嗡响着，温州小姑娘正给一个看上去十分妖冶的女孩儿做发型。仔细看，装修得还算漂亮的屋子里其实很脏，是那种隐晦和阴暗的脏，有一种暧昧的桃色气息，就像某种人不洁的皮肤。

“来啦？”温州小姑娘打着招呼，“坐吧。”

马丹不坐。她宁愿站着等。屋角那张灰色仿皮长沙发是可疑的，你无法判断它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何况它早已被许多张陌生的屁股摩擦得黑亮和油腻。在熟人们

中间，流传着一些关于马丹的轶事，话题都是围绕着她古怪又固执的卫生习惯，它们像水一样环绕着马丹，于是马丹就变成了一块被隔绝的孤独的礁石。

早先，马丹不叫马丹，叫马丹娘。这个名字向我们传达出一个逝去的时代气息。在那个时代里，俄罗斯的文学和歌曲是滋养万千青年的食粮。

做马丹娘的日子里，她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和赵舒拉、钱安娜之流相遇，或者是干脆碰上一个孙友好。就像在后来那些更为著名的日子里，一个叫“卫东”或“红卫”的人，稍不留神就会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和自己同名的兄弟撞个满怀一样。

正是在这红色的日子，马丹娘易名马丹。它们过渡得是那么自然，仿佛水到渠成。还有什么比“丹”字更能呼应那个热烈浓郁的时代的？只是后来，在前往边陲省份云南插队的列车上，当黄安源终于得知她的名字时，居然笑得仰不可止。

“马丹？你叫马丹？”黄安源说，“你做‘马丹’是不是太小了一些？”

她这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小笑话。在法语中，“太太”一词的发音就是“马丹”。她脸红了，但却不是因为羞耻，夜行的列车轰隆轰隆刚好驶过一座江桥，点点灯火就像一些神奇而安静的眼睛。这一瞬间将永存她心。她想，

“对了，对了，我就是要做你的‘马丹’。”

这是天意。她后来想。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他，发现了这一点。她追逐了他多久啊。从他做学生会宣传部长，到做他们这一派学生组织的领袖，从北京，从她还是一个初一的小姑娘，她就开始了她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的追逐。现在，她终于在了他的眼前，她终于走进了他骄傲的视线。她说不出话。她凝望他如凝望一个伟大的神迹。列车穿行在陌生的异乡的土地，穿越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流，穿越丘陵和高山，她不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就是她永远也不会到达她的雅典，她是一个永远的行人。

林则不知道这是一个聚会，要知道，也许他就不来了。

他到达的时候，胡石还在吃晚饭。他太太小米来开门。小米说，“哟，是你呀，真早，我还以为是马丹呢。”